

阿拉伯文学简史

〔英〕汉密尔顿·阿·基布著

陆孝修 姚俊德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〇年·北京

H. A. R. Gibb
(J. R. Jewett)
ARABIC LITERATURE
An Introduction

据(Oxford at The Clarendon Press (1963) 译出

阿拉伯文学简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房山印刷厂印刷

字数 1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6 $\frac{1}{8}$ 插页 2

1980年1月北京第1版 1980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书号 10019·2888 定价 0.40 元

译者前言

阿拉伯各国地跨亚非，土地辽阔，是世界文明发祥地区之一。阿拉伯民族出现过许多伟大的学者和科学家，创造了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对人类作出过巨大的贡献。中国和阿拉伯各国并没有因地域的遥远相隔绝，早自汉代，特别是盛唐至今，双方使节往还，商队络绎不绝，无论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穆罕默德的这句名言至今犹为两国人民所传诵。但是，我国过去在介绍阿拉伯文学方面，是做得很不够的，除了翻译出版过一些小说外，迄今还没有一本较为系统的阿拉伯文学发展史。因此，翻译英国学者基布写的这本书，介绍一下阿拉伯各时期文学的源流演变，帮助我国读者一窥丰富的阿拉伯文学的全豹，正是为了填补这个空白。

英国学者汉密尔顿·阿·基布于一八九五年生于伦敦，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历任伦敦大学阿拉伯语教授、牛津大学阿拉伯语教授，获得文学、法学博士学位。基布除翻译了大量阿拉伯中古时期的文学作品外，还著有《阿拉伯文学简史》(1926)、《现代阿拉伯文学》(1928—1933)、《伊

斯兰社会和西方》、《穆罕默德教义》、《伊斯兰文明的研究》(1962) 等书，成为西方有名的东方学者。早在四十年代，他用其收入成立基布基金会，为对阿拉伯语研究工作提供资助与奖金。

《阿拉伯文学简史》于一九六三年再版，本书着重叙述了阿拉伯半岛蒙昧时期至十八世纪拿破仑入侵埃及以前的阿拉伯文学时期，即通常所谓的古典文学部分。全书对阿拉伯文学的起源、对象、范围以及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和相互影响，都作了比较系统和扼要的说明。由于阿拉伯哈里发的神权政治，上述文学发展阶段的诗歌散文中，神学内容的比重很大；文学作品和神学、哲学、史学等著作很难划分，对阿拉伯语言文学有直接影响的《古兰经》和圣训学更是如此。本书从文学角度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比较恰当的分析，对于了解阿拉伯文学各个时期的特点和风貌、各家的著作及其相互继承、有关资料的搜集和考订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作者在探索阿拉伯文学发展的过程及其规律、评价各个时期的作家或作品时，也还存在着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作者虽然承认文学渊源于人民，但没有提到历次人民起义对于各个时期文学的影响，也没有提到从起义领袖和群众中产生的作家和作品。正是艾布·穆斯林的起义推翻了伍麦叶王朝，呼拉珊的莫盖奈厄(蒙面人)起义、巴贝克起义、盖尔麦特起义、黑奴大起义等一连串农民运动动摇了阿拔斯家族的统治，给阿

拔斯王朝及其提倡的绮靡、颓废的文学趣味以致命的打击。然而，我们在《黄金时代》一章中却看不到促成有关文艺思想变化的社会背景，更看不到农民起义领袖艾布·塔希尔的诗篇。此外，作者在分析悬诗作家伊姆鲁勒·盖斯的佳作时，也忽略了同时代的民间诗人艾阿沙·盖斯描写民间疾苦的作品；对于十三至十五世纪的文学作品，也只看到神秘主义的影响以及统治者的作用，没有提及阿拉伯民族在抗击当时入侵的欧洲骑士的斗争中所产生的许多民间文学作品。象在其它民族文学中一样，那些内容丰富、语言生动，但又未经提炼的民间文学，却正是历代诗人在争取自己的艺术成就中必须学习、吸收的重要营养。

本书于一九二六年初版，一九六三年经作者增补后再版。伊拉克教育部认为该书有助于了解阿拉伯文学的概况，已于一九六九年译成阿拉伯语。中译本是根据一九六三年的英语版本译出的。原书关于阿拉伯语发音的一节及附录中关于西方出版的阿拉伯文学著作译本目录，与正文关系不大，故略去。文内注解除标明出处者外，均为译注。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刘麟瑞先生为我们提供了《古兰经》及有关伊斯兰教义学方面的材料，杨鸿、绿原同志对全书进行了校阅。对老师和同志们的帮助，深表谢意。我们的语文水平和阿拉伯文学知识有限，译文错误在所不免，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一月

初 版 序 言

除了《古兰经》和《天方夜谭》，另外还有一种阿拉伯文学，知道这一点的人是不多的。本书的目的是想提示一下整个阿拉伯文学的范围，比较详尽地介绍纯文学方面的各个流派。阿拉伯文学领域载籍浩瀚，很少人敢于自称精通它。因此，谈起来多少不免有些武断和一般化，甚至在意见分歧的问题上也是如此。阿拉伯语学者们将会发现，本书借重了近半世纪一些著名东方学者的著作，它们对我的帮助是很大的，在正文中很难逐一标明，只好在此亟表承情之意。本书的写法首先是由约翰·戴·姆·约翰逊先生提示的，正文本身则吸取了托曼斯·阿诺德爵士教授对本书初稿所提的许多宝贵意见，但文内如有任何谬误之处，概与阿诺德教授无涉。

基 布

一九二六年五月

再版序言

本书初版于一九二六年刊行在“世界便览”丛书中。三十五年来，不仅作者由于知识比较完善，探讨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他的一些见解已经改变，而且还有大量的阿拉伯文原著已经被发现，并得到评述或出版。本书新版的篇幅即使增大一倍，也只能包括阿拉伯作家诗文创作的一小部分。这部分究竟小到什么程度，可以比较一下卡尔·卜罗克曼《阿拉伯文学史》(Geschichte der Arabischen Literatur)的三大卷经过增补的传记参考书目，这个书目每页印得密密麻麻，共有二千五百多页。因此，本书仍然是一个精选本，而且仍然保持初版所规定的目的，即：提示一下整个阿拉伯文学的范围，比较详尽地介绍纯文学方面的各个流派。附录中的阿拉伯文学作品翻译书目，希望能够部分地补偿正文中不得不简而又简的片断，更希望能促使读者自己从这份几乎被遗忘的人类遗产中去发掘乐趣或智慧。

基 布

一九六二年

目 录

| | |
|-----------------------------|-----|
| 译者前言 | 1 |
| 初版序言 | 1 |
| 再版序言 | 2 |
| 第一章 简介 | 1 |
| 第二章 阿拉伯语 | 5 |
| 第三章 英雄时代(公元 500—622) | 12 |
| 第四章 发展时代(公元 622—750) | 32 |
| 第五章 黄金时代(公元 750—1055) | 47 |
| 第一阶段 (公元 750—813) | 52 |
| 第二阶段 (公元 813—945) | 66 |
| 第三阶段 (公元 945—1055) | 91 |
| (甲) 赛以夫·道乌拉团体 | 95 |
| (乙) 布威希王朝统治下的伊拉克 | 100 |
| (丙) 东波斯 | 106 |
| (丁) 埃及和西北非 | 113 |
| (戊) 西班牙(公元 750—1091) | 114 |

| | | |
|------------|---------------------------------|------------|
| 第六章 | 白银时代(公元 1055—1258) | 124 |
| 一 | 伊拉克和波斯 | 127 |
| 二 | 埃及和叙利亚 | 135 |
| 三 | 西西里 | 142 |
| 四 | 西班牙 | 144 |
| 第七章 | 曼麦鲁克时代(公元 1258—1800) | |
| | | 150 |
| 一 | 一二五八至一五一七年的埃及和叙利亚 | |
| | | 152 |
| 二 | 西班牙和西北非 | 160 |
| 三 | 公元一五一七至一八〇〇年 | 165 |
| 跋 | | 170 |
| 索引 | | 174 |

第一章 简介

古典阿拉伯文学并不属于一个民族，而是一种文化的历久不渝的纪念碑。为古典阿拉伯文学作出贡献的是各个血统十分复杂的民族，他们在阿拉伯征服者的影响下，丧失了自己民族的语言、传统和习俗，形成了统一思想和信仰，被纳入了一个崭新的、更为广大的阿拉伯民族。唯独波斯人在汲取了阿拉伯人的许多特征和习性之后，仍然保留他们智力上和人种上的独立性。波斯文学兴起后，波斯语在东部各省取代了阿拉伯语的统治地位，但阿拉伯语依然是伊斯兰教神学、哲学和科学的共同语言。和其他古典文学相比，中古时期的阿拉伯文学得以繁荣起来，在更大的程度上不仅有赖于某个文明社会的存在，而且有赖于上层人士的大度与庇护。它经历了伊斯兰文化的历史上的盛衰，忠实地反映了当地的政治和文化状况。由于穆斯林社会日见衰微，文学失去了生气和力量，但是，只要在这个或那个首都有些王公大臣对维护艺术感兴趣，认为有利可图，这支文学火炬就一直在燃烧。因此阿拉伯文学的领导中心，今天可能在这个地方，明天又可能转移到另外的地方。直到奥斯曼人征服亚非和欧洲文艺复兴时期，这支火炬才只剩

下微弱的光芒，即使没有完全熄灭的话。在随后几个世纪里，除少数例外，作家们无不躺在他们的文学遗产上，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贡献。至于在叙利亚和埃及开始的阿拉伯文学的复兴运动，那是由另一种精神鼓舞起来的，同那种古老的古典文化并无关系。

阿拉伯文学还遭到了跟其他古典文学相仿的命运，许多有价值的作品恐怕已经无可挽回地散佚了。因为这些作品是由一个只有狭隘的伊斯兰教神学及其有关教律、对外界一切采取漠视态度（即使并不含有敌意）的社会保存下来的，所以很可能在那些散佚的作品中间，有不少我们认为能赋与穆斯林文化以最大的荣誉。当然，在幸存的散乱的手稿中还留下了部分经过研究的大量材料。由于十九世纪欧洲学者们耐心的工作，以及二十世纪阿拉伯、波斯和印度学者们热心的劳动，从中获得了喜人的丰收，发掘出许多长期被忽略的具有文学艺术价值的作品。但是，尽管所有现存的重要作品都迅速地转到了阿拉伯学者手中，其中却只有一小部分有可靠的译本为西方学者服务，虽然这个数字在逐年增加。

由于那些以阿拉伯血统自诩的人在共享伊斯兰文明的人们中仅占少数，阿拉伯人本身对于阿拉伯文学的贡献是比较少的。可是，贯穿阿拉伯文学的思想方法和表现形式，还是来源于这个国家，并且铭刻着这个国家的人民的印记；阿拉伯文学正是通过这些人民在公元七世纪发展成为一股征服的力量。为此，我们在进入主要论题之前，有必要在这

一章和下一章里概略地谈谈阿拉伯文学最初得以形成的自然环境和语言影响。

阿拉伯文学的诞生地是阿拉伯半岛的中部和东北部，这是一片既有沙漠又有草原的大平原。除极少数的绿洲外，土地硃瘠、景物单调，常为骤变的盛暑、酷寒、干旱、洪水所左右，一直无法成为人群定居的适宜住地。半岛的居民只能放牧骆驼和羊，以驼、羊的肉和奶为食，因此不得不逐水草而居。只有丰年的欢乐、歉收的苦难，以及互相奔袭或进攻附近定居部族的胜负，才有可能打破他们生活的单调无聊。这种常年不变的自然环境，造成了他们的习俗、思想和语言，使那些无休止的重复现象和突然变迁在他们心上留下深刻的影响，并复现在阿拉伯人的生活和文学的各个方面。游牧人的眼界受到了限制，他们的思想圈子必然十分狭隘；同时，生存斗争是太严酷了，他们除了现实生活和日常物质需要外，无法顾及其它任何东西，更不可能对抽象概念和宗教冥想感兴趣。游牧人的哲学可以归纳成若干精辟的哲言；他们的宗教只是一种模糊的迷信。他们的思想活动只能用具体字眼来表达；除了对于简单活动和自然性质之外，他们的语言几乎无法表达任何抽象。

似乎为了弥补这种思想上的贫乏，生活和环境的单调一律却为物质生活领域中的语言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阿拉伯语不仅同义词多、而且无论多么细微的自然现象，多么复杂的各别动作都有适当的字眼来表达。这种语言上的特点多少也可以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发现，这些民

族的游牧生活方式和文明程度大抵与阿拉伯半岛上贝杜因人相仿；不过，唯独阿拉伯语以其华美绚烂的词汇，能在具有高度发达文化的文学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阿拉伯语并不是阿拉伯半岛中部和北部游牧人独有的语言。北部也还有定居的阿拉伯人，他们和文化悠久的民族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半岛西南角上自古文化昌明的也门，跟叙利亚、伊拉克的边境地区保持着经常的贸易联系，因而使文化影响得以逐渐渗入半岛中部。沿着通商路线，富裕的居民点相继出现，例如在麦加，那里的居民在血缘和语言上虽然接近游牧人，但举止和眼界彼此明显地稍有不同。在幼发拉底河畔的希拉城（那里有一个波斯人保护下的阿拉伯王朝），在叙利亚边境上的迦萨尼人及其他同族人中间，阿拉伯人很自然地 and 信奉基督教的亚拉姆语文化发生更为密切的接触。通过这些渠道，阿拉伯语吸收了少量的亚拉姆语的词汇，不过这些词汇对阿拉伯语的形式和内容影响甚微，正如亚拉姆文化对于游牧民族本身影响甚微一样，这些游牧民族天生注定不是简陋地活着，就是在生存斗争中被淘汰。

第二章 阿拉伯语

西南亚的古代语言，界限分明，自成一家，通称为闪族^①语系。阿拉伯语是其中最年轻的一支，而且除了某些残留的小语种和现代重新复活的希伯来语外，它也是其中仅存的有代表性的一种。闪族语系的各语种联系紧密，词汇和结构彼此类同，它们显然是出于同一语源。闪族语系还有几种各具特征的方言，公认的分布情况(略去较小的方言)如下：

1. 巴比伦和亚述的楔形文字，通称为亚喀特语或东闪族语。

2. 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代语言，通称为北闪族语。

这些古代语言又分两支。一支较早，一支较晚。

甲. 迦南语，其中以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为主。

乙. 亚拉姆语，即公元前后好几世纪流行西亚的佛兰卡语，与叙利亚语同为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基督教文学语言。

^① 指西南亚及北非的阿拉伯人、叙利亚人、犹太人、埃塞俄比亚人及古代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

3. 阿拉伯半岛的各语种(南闪族或西南闪族语)。

甲. 北部阿拉伯语, 即我们目前将要研究的阿拉伯文学语言。

乙. 阿拉伯半岛南部的古碑文方言(如萨巴语、迈那语等)及其派生的格厄支或埃塞俄比亚语, 即阿比西尼亚的中古时期文学语言。

上述许多语种都不过是各种不同的文学方言, 而北部阿拉伯语的特点当然是由于沙漠生活的单调性。这就使得它一方面保留了闪族语言许多最原始的成分, 同时又如我们所见, 在其它方面具有过分精巧的结构。这些方言的大多数, 或多或少包含一些外来的成分, 不过这些成分都从属于闪族语言的共同特征。其中某些特征, 如复杂的语音系统, 以及几乎完全没有复合词等, 我们这里不准备多讲。但是, 必须详细研究一下闪族语言最突出的特征, 即字根系统, 要是不明白这一点, 阿拉伯文学中的其它某些特征也就难以理解了。因为阿拉伯文学和所有其它文学一样, 其措词的机智、风格的优美以及写作上的技巧, 都是由语言的特征所决定的。

闪族语言中每个基本概念只有辅音表示, 绝大多数是三个辅音。这三个辅音构成一个词的“根”^①。词意的基本变化由词内元音的变化来表示; 次要的变化, 有的按照上述方式, 有的则通过加前、后缀或插入辅音字母来表示。例

① 这里“根”指的是三个字母动词过去时态的基本字母, 与阿语语法上的词根(maşdar)不是一回事。

如：含有“杀”的意义的这个词的根 QTL，可以构成动词 gatala“(他)杀了”、名词 gati“杀”、主动名词^① gātil“杀人者、凶手”(复数是 guttāl)、gatil“被杀害的”(复数是 gatla)以及其它一系列派生词。反过来说，凡带有 QTL 这个词，都与“杀”这个概念有关。当然，这并不是一条普通的规则；在阿拉伯语中，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共用一个根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KTB 可以有“书写”和“集合”两种意思。这种用强意结构来限制含意的办法，对于名词和动词都是适用的。不过，名词的格式千变万化，而动词的格式变化则有极为严格的规则系统。从一个简单动词“他杀了”，可以构成强意语“他屠杀”、使役语“他使人杀”或“使人被杀”，并且在南闪族语里，还可以构成能动语：“想杀；与……作战”。在一个完整的阿拉伯语语法图表上，上述每个动词又可构成一个反身词或中间态，而且每种格式除了正式的被动态外，还另有一个简单式的半被动态。很少动词具有全部的变化，但几乎所有词的“根”却都经受着这样或那样的限定，而且语义变化往往很大。

我们将会明白，由于动词变化规则是固定不变的，不允许有例外，并由于词的“根”都是由三个辅音构成，阿拉伯语里就出现大量的词，其元音形式完全相同。例如，从简式动词变来的每个主动名词，其构成方式和 gātil 完全一样，rā-

① 阿语任何动词都可以有主动名词，它是说明动作的主动者的名词，在句子中可当作形容词或一般名词来用，有时也可以起动词的作用，即有英语等。

kib“乘(坐)者”、kātib“作家”、hāmil“搬运者”等等。所以，尾韵和半谐音必然一开始就在阿拉伯文学的诗歌和散文中占有极重要地位；至于头韵和双关语，在纯文学中则不但不可避免，而且被视作特有的装饰。

词“根”的强意变化特别有助于节约用词，最为人所欣赏的表达方式就是简练而含蓄的句型。阿拉伯成语很少超过三、四个词。诗人的优劣就看他能否把一个完整的形象压缩成一行诗。俗语所说的那种“东方绚烂文体”同自然的阿拉伯表达方式并不相干，它是通过外部渠道渗入后期阿拉伯文学的。但是，阿拉伯语还是欣然接受了，它后期出现的华丽多彩，就是由于同义词十分丰富，各种派生词在意义上差别微妙，从而为文学技巧提供了极好的机会。然而，更古老、更自然的简练句法仍然在口语以及某些文学形式中继续存在着。

即使有这些自然基础，阿拉伯语的文艺性结构仍然有某些难以理解、甚至无可说明的地方。一切情况表明，阿拉伯半岛上有大量的部族方言，以口语的形式保留了传统的闪语句法的散漫性。印欧语在时态上有一整套严密的变化格式，而闪族语的动词却保留着比较原始的、两个“方面”的形态，几乎没有时间概念，只是简单地表示动作已完成或未完成。印欧语言的情态动词在闪族语言中也多半是没有的。例如，yagtulu这个词不仅可以表示“他杀”、“他将杀”，以及(在文章里)“他(过去)正在杀”，而且还可以表示“他可能、(过去)可以、将要或能够杀”，该词的确切意义要由上下